

名家名笔

烟火人间

神东的雨

滕贞甫

我向往鄂尔多斯,如同向往一个神交已久的陌生朋友,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座生机勃勃的旅游城市,还因为它有一个让我心动的别称——“暖城”。生活在东北,对寒冷有着深刻体验的人,暖城这个称谓胜过任何唯美的名字,因为暖是冬天里每个人的向往,是心灵和肉体都需要的舒适温度。

金秋九月,我跟随中国作家“文润北疆 走进神东”采风团踏上了鄂尔多斯的土地。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时,透过舷窗我看到窗外正下着绵绵细雨。说是细雨,是因为雨在舷窗上没有形成大的水珠,雨丝细软,像风吹起的女人的柔发,在舷窗外飘忽不定。

接站的同志把我送到一个很干净的路边饭店,在这里等待几位晚到的作家,打尖后一同乘大巴去坐落在大柳塔镇的神东集团。鄂尔多斯作协的武洲主席在这里等候,这位西装革履的作家刚刚卸任群团性质的文联主席,专任属于社团性质的作协主席,因为机构性质转变,任职年龄就宽泛了许多,让花甲之年的武主席可以继续为文学服务。多年前我和他在盘锦的红海滩曾经一起开过会,对他一口鄂尔多斯普通话印象极深,他的话一旦说快,想听懂就有了难度,他自己戏称是“鄂语”。下午,我们驱车赶往大柳塔。车上,望着窗外不紧不慢的

雨丝我问同行的同志鄂尔多斯年降雨是多少,答案是365毫米,这个数字平均下来,就是一天一毫米。我记住了这个有点讨巧的数字,觉得今天这雨实在有点奢侈,今天下得多,肯定很多时日将旱涝不均了。

让我感到惊奇的是,我们在神东采风的三天一直小雨歇歇停停,以至于我们夜游乌兰木伦河时也是冒着绵绵细雨进行的。采访中,我们上山下井,进厂入矿,感悟颇多,但坐下来之后,脑海里却总是那不断的绵绵细雨,我觉得这雨是有灵性的,它一定在向我诉说着什么。

我体会神东的雨是善解人意的雨。它应该知道我来自湿润的海滨,担心草原的干旱会让我干爽,便用这绵绵细雨来迎接我。难怪有人说遇好雨如逢故友,的确,当细雨飘落在我脸颊,我没有觉得这是冰凉的雨水,倒像是一双玉手在抚摸我的脸庞,让鞍马劳顿的我心生一种回归港湾的惬意。草原上的人们以好客著称,来到暖城,我感到秋雨都变得好客起来,和盘托出它有限的储备来为远方的客人接风洗尘。很显然,秋雨多情是受了神木人的感染,照片上是煤矿草创时期的38位职工。1987年10月,也是在秋季,38名建设者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了这座彪炳史册的现代化煤矿,他们,是降落在这片土

地上的第一场秋雨。

我觉得神东的雨是故意迟来的雨。雨如果下在春天,会有润物无声的赞誉;如果下在夏季,会有草木的繁茂的生机,但神东的雨却下在秋季,下在草木多有凋零、庄稼几近收获之际,这雨为何姗姗来迟?也许它懂得迟来的爱更深情,更值得珍惜,也许它觉得秋天的草木更需要抚慰,秋天的土地更需要滋润吧,有经验的老农常说,秋天的墒情,决定明年的收成。由此请允许我妄下结论,这雨之所以避开喧闹的春夏,以卑微的姿态来呵护金秋、滋润大地,是为了来年的春和景明。

我揣测神东的雨是属于文学的雨。鄂尔多斯重视文学,这是文学界公认的口碑。作为国家能源的标杆性企业,神木集团也高度重视文学,经常组织高层次的采风活动,让许多作家了解了煤矿生活,知晓了国家能源战略。同行的作家有好几位来过神东,以神东为背景创作了许多文学精品,在当地颇有影响。正因为如此,神木的雨有了文学的色彩,它们滴落在草坪、树叶,甚至煤矸石上,亮晶晶的如明漆一般。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特写,灵动的雨珠在我镜头里就像一行行跳跃的文字,争先恐后有所表达。我对身旁的同行说:“看,神木的雨滴是会笑的。”同行是个诗人,他说:“这雨是为文学而笑的,它们属于文学。”

我感觉神东的雨是充满忧患的雨。秋

雨毕竟是秋雨,李商隐在《夜雨寄北》中写的是秋雨,苏轼的“今夜雨,断送一载残暑”,写的也是秋雨。秋雨弄湿愁绪这是季节的造化。我觉得神木的雨之所以充满忧患,是它在为这座城镇的未来叹息。神木之所以繁荣,是因为300米地下有优质的煤层,其煤质具有低灰、低硫、低磷和高发热特点,是优质的动力煤、化工和冶金用煤。但是,据集团领导介绍,神木集团年开采量是两亿吨,而地下的储量尚有75亿吨,估算一下,在不增加产量的情况下其储量可以开采35年。那么,35年以后呢?天上的雨或许知道这一点,因为东北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艰难令人十分心痛,神东不应该重蹈这些城市的旧辙。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,忧患绝非坏事,用一颗忧患之心来未雨绸缪,这也许正是秋雨想给我们的启示。令人欣慰的是,神东集团领导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,它们在“两山理论”指导下,持续加大投入,改善生态,优化环境,这个过去植被覆盖率只有3%的干旱之地,现在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了60%以上,矿区地表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成效斐然,颇具北国江南的味道。

淅淅沥沥的秋雨下在暖城的大地上,没有伤感,没有寒意,带给我们的是清醒。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,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)

委员笔记

川北访古

张广汉

9月初,我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“推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”专题视察团到四川省视察,来到广元市,开启了经蜀道、剑门关入蜀中的行程。

上一次来广元是1998年,考察国家名城和风景区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。这一次来,又别有一番新的体会。随行的有著名作家阿来,他曾经带着杜甫和岑参的人蜀诗“行走”蜀道,解读杜甫和岑参,引起广泛关注。能跟他一起再次入蜀,行走古蜀道,莫大幸甚。

翠云廊,是古代关平原通往四川盆地古蜀道的重要路段,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。翠云廊的入口处立有张飞植柏铜像,旁边是古柏博物馆。博物馆很有特色,屋顶盖有茅草,是一处干净利落、古香古色的乡野小院。在博物馆了解了古柏的情况,就开始行走翠云廊。为了保护古树名木,古树守护者把每棵古柏都建有围栏;为了游人参观,古蜀道还重铺了石板路面和台阶。如今来翠云廊的游客越来越多,古树古柏的历史文化也越来越被广泛传播弘扬,这些历经千年沧桑的古树,在时光流转之间,留下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出翠云廊,入剑门关。“惟天有设险,剑门天下壮。”无数诗人墨客“拜倒”在剑门天下,或咏诗,或作文。大概他们到此已是人困马乏,望关兴叹!汽车盘山开到隧道口,我们穿过林间小路很快走到关下,仰望石山峻口,险关依旧,有石级而上,并不觉得难。入关则地势平坦,有姜维石像提醒此地曾经是军事要塞。在剑门关附近没有名人留迹的摩崖石

刻,这里关外石壁太险,关内沙石疏松。想想陆游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、岑参“疲马卧长坡,夕阳下通津”、杜甫“往来杂坐卧,人同疲”的样子,大概是不会停留,而是直接找驿站歇息去了。剑门关作为标志性名胜,由此表明行者已真正进入蜀中,其便是一马平川,行者的心情也欢快起来,“游子出京华,剑门不可越。及兹险阻尽,始喜原野阔。”(杜甫诗)

剑门关所在的剑阁县城,于2003年由剑门关南边的普安镇迁往关北的下寺镇,相距33公里。早上的公鸡打鸣声抑扬顿挫,街上到处可见餐馆名“某某豆腐宴”。剑门关豆腐是剑阁县特产,可以制作出200多个品种的菜肴。相传剑门关豆腐始于三国时期,蜀汉大将军姜维在汉中被魏将钟会、邓艾打败后,退守剑门关。地方官让百姓家家磨豆腐犒赏士兵,以豆渣喂战马,待兵马体力恢复再战,最终大败敌军,一解剑门危急。这一历史故事为剑阁豆腐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,使其不仅是一种美食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夜宿广元市,被凌晨清激的火车鸣笛声吵醒。广元市古称利州,位于嘉陵江和金牛道交汇之处,金牛道是长安入蜀到益州(成都)的交通主大道,东南支路普安镇到剑门与米仓道连接,可谓交通要冲,素有“川北门户、蜀道咽喉”之称。广元市地处川陕甘交界处,南北气候过渡地带,与成都相比,秋季气候更干燥些,饮食麻辣味偏温和些。这里水质很好,蚊子很少,是避暑疗养的好地方。嘉陵江边布有彩虹,9月1日是广元女儿节,据说是因武则天而设,其母杨氏当年感龙孕而生武则天,说明出生不凡。又有袁天罡看相

一说,让老百姓相信武则天当女皇是天定。“正月二十三,妇女游河湾”成为当地的习俗活动。考虑到正月太冷,1988年改为9月1日。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,招商引资是节日的主角。还有剑门蜀道诗文化节,两年一次,逢奇数年举办,向全国征集诗歌。

从剑阁到阆中,古蜀道骑马需要几天的时间,新蜀道乘车前往只需两个小时。阆中市天官镇,位于四川省阆中市南20里,唐代天文学家袁天罡、李淳风晚年先后来阆中定居,在这里择地观天、著书立说,天官镇正是为纪念他们而建,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阆中古城历来为巴蜀要冲、军事重镇,历代王朝先后在这里设置郡、州、府、道。走在街道上,原居民安居乐业,游人熙熙攘攘;站在中天楼上,远看整个古城,只见青瓦白墙错落有致,远处的多层建筑和江对岸的高层建筑与周围山峰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幅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,共同讲述着阆中的故事。

汽车行走在川北大地,一路南下,在绵竹年画村驻足。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的发源地,它依托年画文化产业推动农、文、旅融合发展,成功创建为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、中国美丽休闲乡村。

据了解,绵竹年画村现有国家级、省级非遗传承人4人,年画艺人30余人,年画从业人员500余人,专业年画画坊10余家,开发传统年画及衍生品1000余种,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当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指示要求,以“文创社区+大师坊”为载体,通过“五千一分”(推介部门干、平台支部干、培训协会干、市场公司干、订单村民干,收益大家分)的发展模式,建立起一套年画产、供、销的全产业链

模式,打造乡遇里·文创社区,2023年旅游收入6.7亿元,年画产品销售4000余万元,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.8万多元。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,他们还将年画文化与德孝文化、农耕文化有机结合,有效带动乡风文明,形成了“农忙扛锄头、农闲握笔头、德孝记心头、致富有盼头”的社区氛围。在这里,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都有年画,年画文化已与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,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共生的典范。

随路一路向南,在三星堆博物馆,我们欣赏到了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,了解了数千年前中国先民留下的灿烂文明成果,震撼无比!可谓“沉睡数千年,一醒惊天下”!2019年以来,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新发现3至8号祭祀坑,出土青铜器、金器、玉石器等精美文物上万件,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价值内涵,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三星堆文化,反映了与黄河流域、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紧密联系,是中华文明起源“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延绵不断”总体特征的有力见证,是中国乃至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。

视察的最后一站是三苏祠,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三苏祠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纱帽街,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三父子的故居,这里不仅是苏家的祖宅,也是一座承载着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圣地,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在三苏祠,能够深刻感受到三苏的博大精深。苏洵的严谨治学、苏轼的豁达人生、苏辙的沉稳内敛,都在这方寸之间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2022年6月8日,习近平总书记到三苏祠视察时指出:“一滴水可以见太阳,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,中国有‘三苏’,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,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,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,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为建设文化强国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)

《花窗》里的徽州人文风景

陈墨

《花窗》是洪振秋先生的长篇小说,2023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,2024年8月第二次印刷。这说明,读者喜欢《花窗》。

喜欢《花窗》不稀奇。书中有迷人的故事,有传奇的人物,有历史的投影,有徽州世情风俗。仔细看,其中还有徽州文化博物馆:士农工商、官府学堂、婚嫁嫁娶、年节会社、掌故歌谣,地方民俗,无不展陈。

小说写徽州小镇梅溪故事。梅溪是作者故乡,却也是虚拟艺术空间。《花窗》如风俗画,不似《清明上河图》,而是徽商故里的百年沧桑。

小说第一章至关重要,也震撼人心:梅溪人将客死他乡的同胞灵牌接回家祠堂,安魂祭祀。让杭州、苏州、广州、扬州、北京的徽州人灵牌同一天回到梅溪,戏剧性十足。懂得向死而生,才懂得洪家宅院为何叫浮生园,进而懂得徽商,懂得徽州,懂得小说结尾处梅溪新学堂童子齐诵陶行知《儿童歌》的意蕴。

徽商家富如鲜花着锦,起点却是世道艰难生存不易。此地有民谣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;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,有多少人死在外出谋生路上,多少人灵牌与亡魂无法回归故乡?看罢祭祀,再看徽商故里人生,感受或更多且更深。

第一章还有另一妙处,是借全镇祭祀之机,介绍书中重要人物。梅溪社会有阶层。第一层是浮生园洪家,第二层是费隐堂程家、春鑫堂孙家。洪家卖药、卖盐、卖茶,程家卖木材、卖树桩,孙家经营典当行,这都是徽商主业。还有第三层,即梅溪杂姓,春禧公业堪舆、司马正卖毛笔、方阶云是教书先生、烂肚宝开棺材铺……杂姓人营百业,呈百态,最有人间烟火味,人物也鲜活可感。

梅溪是一个小镇,当地人却不以为小,认为“梅溪便是人世间的源泉”,只因梅溪可通新安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、大运河;徽州人可去扬州、杭州、广州、北京城,梅溪徽商即可“开窗纳日月,关窗数金银”。只不过,书中所写时代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,百年中国历史,内忧外患,世道颠沛,人心凄惶,清王朝盛极而衰直到黄昏日落,徽商也随之荣枯。当年太平天国与清兵拉锯战,徽州成了战场,梅溪人经历兵灾祸,倔强求生。

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,是没有突出的叙事主人公。浮生园地位最重要,所占篇幅也最多,但洪朝奉并非主人公,只能说小说结构中心点。梅溪有条十字街,小说叙事结构也呈十字形:纵向是时间轴,讲述浮生园洪家四代人,即:首代洪润甫在梅溪卖药,次代洪文翰做了扬州大盐商,三代洪朝奉南北贩茶;四代洪石农遭遇乱世,只好变卖浮生园家当。横向是空间轴,讲述梅溪洪、程、孙、赵及杂姓百家百业百态。书中人物形象鲜明如画,有传统漫画,有现代卡通,有素描也有速写;有单张插画,也有连环画,甚至有人物画传。

将梅溪百家与浮生园百年营建成时空十字街,像花窗集锦,也像拼贴画,更像电影蒙太奇,即:将不同画面组成具体镜头,将不同镜头按叙事需求组成艺术时空。洪朝奉是结构中心,其祖父、父亲故事在他心里,他儿子、儿媳故事在他眼里;程熏礼、孙吟可、梅溪百姓,在他身边、脚下,组成生活环境。

说梅溪像喻徽州,确切证据是小说主人公洪朝奉之名:“朝奉”是徽商的共名,甚至是徽州人的共名。徽商、徽州人还有一个外号,叫“徽骆驼”,寓意明显,说徽商和徽州人如骆驼般耐劳耐渴耐苦耐。小说中,梅溪的骆驼峰,就常常被作者牵到读者眼前,这是把徽骆驼的外号刻于大地群山,永不磨灭。

梅溪是徽商故里,也是文化之乡,徽州向有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之风。作者显然也非常喜欢“吹灭读书灯,一身都是月”的诗情画意。写本家前辈、写家乡,写地方文化,很容易顺势,把小说写成自家先贤及徽商前辈的颂歌。《花窗》却是例外。作者对书中人物,常常嬉笑调侃,甚至挖苦讽刺,揭面具,剥画皮,直抵真相,意趣丰饶。小说开头杂姓诸公吃肉骂娘的嘴脸,让人看到梅溪人和梅溪文化的另一面。即便是正面人物其背后也有阴影。如程家为树牌坊而囚禁年轻寡妇,孙吟可觊觎同宗弟媳,洪朝奉竟将爱妾葬在浮生园中;而浮生园继承人洪现耕留学未终,成了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“四不像”。

《花窗》之内,梅溪人相生相克、相亲相怨,人文生态复杂。既有孙探花复仇,让同宗亲族孙吟可的林场血本无归,还让他坐班房;也有孙吟可假借时借钱给程熏礼还债;更有洪朝奉为孙吟可扶柩千里,继而抚恤孙氏老妻,照例领养遗孤,还出钱帮孙家修复百窗楼。秀才方阶云教书为业,一生潦倒,兵灾过后,竟把洪家上辈赠他的金牛绳还给洪朝奉,让他修祠堂。梅溪人有的小气有的大方,有人刻薄有人厚道,不看完尘世所有花窗,休想定论。

大诗评家谢冕教授说,《花窗》“文采飞扬,略带散文气息”,可当定评。作者童年就被祖父以古典诗词喂养,写小说前已是当地有名的散文家。《花窗》的叙事语言,内涵散文功夫,与白水泡白菜之类不可同日而语。作者自幼餐词饮诗,腹有华章,张口就有莲花,顺手码在小说中,到处都有闪光点。举例说,书中写“梅溪河刮风了”,就有十来句,分散在若干章开头,风的气质、形态、温度每次都不同,既是随季节变化,也是有意营造艺术语境。

(作者系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,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)

